玻璃居

作者：兰心

柯平和小羽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见这家叫玻璃居的小店的。

　　那天，他们照例是在常去的街上闲逛。那一带有不少前卫的时装店，小羽很

喜欢那里，每次去总能买点什么回家，都不是太贵的小玩意，可是小羽会很快乐。

　　这次，小羽买的是一个小的双肩背包。小包很别致，是用透明塑料作成的，

镶着粉蓝色的边，晶莹剔透的美丽。

　　他们出了店门往前走，就看见原来经常光顾的一家小店正在重新装修。一个

工人正爬在梯子上，往门楣上挂字。是晶黄色的三个大字：玻璃居。他们好奇地

往店里看了看，尚是空荡荡的，看不出什么。

　　“街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透明了－－透明伞、透明鞋、透明包，还有

各式各样透明的饰物。

　　“这是不是返朴归真最终的形式呢？繁华到了最后，就不要任何色彩，只余

下玻璃似的，无需掩饰的透明。”

　　柯平拉下话筒，推上音乐。立刻，那首老歌飘荡在小小的直播室里：“１２

３，１２３……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

　　磁带已经很旧了，听来仿佛是很沧桑的。柯平不明白下午怎么会心血来潮地

从带库里翻出这盒磁带来。是在一个角落里找到的，显然是很久都没有人借过

了。

　　午夜的直播室，灯光有些迷朦。这是柯平一天最让他珍爱的时光，最让他安

心的氛围。每天午夜，他都会在这间小小的直播室里度过一个小时，讲话，念诗，

说故事，放音乐。他非常喜欢这档节目，总是想像着自己的声音是如何地穿越这

个城市的上空，到达每一颗不眠的心里，感动一个又一个人……

　　他常常会被自己想象中这样的场景感动。事实上，他做的还算是成功的。从

每天电台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总是信件最多的一个。

　　现在，他坐在直播室里，聆听着从耳机里传来的老旧的歌声。这是他在中学

时代迷恋过的歌，不知道在夜色里，还有多少人会被一首老歌感动。

　　娜娜的电话就是在那天晚上打来的。当柯平收拾了东西回到办公室时，电话

铃就响了。

　　柯平迟疑了一下，才接起了电话。

　　“喂，是柯平吗？”电话那头传来的女声，有微微的沙哑，十分的柔媚。

　　柯平一边敷衍着，一边在记忆里搜寻，却想不起来曾经听过这样的声音。

　　“别想了，我只是你的听众。”电话那一端有一声低低的笑。“只是想给你

打个电话，谢谢你放了这么一首老情歌。真是很老的情歌，不是吗？”电话那头

轻轻咔嗒一声，断了。

　　柯平有一刻的怔忡，仿佛打了个没打完的喷嚏，总有点说不出来的茫然。可

是很快，就过去了。只是一个听众的感慨，仅此罢了。

　　过了几天，柯平和小羽又去了那条街，远远的，就看见“玻璃居”三个大字，

原来是拉着卷闸门，而卷闸门上就写着这三个大字。他们在那门前猜测了很久，

都没能就门后的内容达成统一的意见。

　　那一夜，柯平在节目里说了这件事，他说：“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名字，玻璃

居，这让我想象一间透明的屋子和水晶一样清澈的心事。希望当那卷闸门拉开

时，不要真的只是一家时装店那么平凡。”

　　柯平一边说着，一边对自己微笑。他有什么资格说时装店平凡？他在心里嘲

笑着自己，拉下话筒，放一首歌。

　　他带着一种愉快的心情跨进办公室，几乎是同时，电话铃响了。

　　“你好。是柯平吗？”又是那个柔媚的女声。“我给你打过电话的。”

　　柯平楞了楞，立刻想起来。他握着话筒向电话那头微微地一笑：“啊，你好。

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电话那头也许是犹豫了一下，那个声音说：“娜娜，就叫我娜娜吧。认识我

的人都这样叫我的。”

　　柯平被这名字迷惑了。不过，给他写信的听众留下的名字都有点奇怪，很少

有人用真名给他写信，也许是将他当作现实之外的理想生活的代表吧，于是，便

给自己也起一个现实之外的名字。

　　那一夜在电话里聊了些什么，当柯平挂下电话就几乎想不起来了。总之和现

实是没什么关系的。柯平的节目本身就仿佛是脱离了现实的一剂麻醉药，风花雪

月地在这水泥丛林里存在着。像小羽，也曾经是柯平最忠实的听众，但当小羽渐

渐由听众转而成为柯平的女友后，也不是天天都听他的节目了。

　　“又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大众情人一样。”小羽有一天这样说，说的时候

脸上的笑是灿烂的，好象在开玩笑。但柯平知道这是小羽的真心话。

　　可是节目又不可能停掉。对柯平而言，每天午夜的这一个小时是他生命的一

部分，就像小羽是他生命的另一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节目里的他和在小羽

面前的他是不同的，但是，都是他。

　　“玻璃居”终于开门营业了。

是一家有落地窗和玻璃门的极明亮的咖啡店。柯平第一眼看见它，竟以为是

一面构思奇佳的橱窗，里面精巧而自然地散放着道具与栩栩如生的模特，再一

看，原来都是真的。在明亮的灯光下，里面的人坐着喝咖啡，显出与这城市格格

不入的悠闲。

柯平忍不住地走进去，拣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说不上名字的钢琴曲在空气

里叮叮咚咚地流着，而窗外，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道。人行道上人来人往的，柯平

甚至看得清他们的鞋子。然而隔了一层玻璃，竟然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景色一

般，与他无关起来。他仿佛是突然就成了这个他所熟悉的城市的旁观者。

　　“玻璃居，原来是这个意思。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可是想来想去，我

也不能为这名字想出更合适的内容来。有时候想想，我的节目也仿佛就是玻璃

居，坐在这里，我透过电波看着收音机前聆听着的心。”柯平在节目中这样说着。

　　现在娜娜几乎是每天都打电话来了。柯平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在听他的

节目，做得比以前更精心了。有一次小羽跟他开玩笑说：“你的节目现在做得更

象大众情人了。”他竟然一时无语。好在小羽并未发现他的失态。而他也安慰自

己说：这只是听众与主持人之间的正常交流，虽然心里也明白这交流多少有点奇

怪。

　　但是事情并不同柯平想象的那样简单。夏天快过去时，柯平忽然一连几天都

没有接到娜娜的电话。一开始，柯平还没觉得什么，只是有些奇怪，可是好几天

都过去了，娜娜却仿佛突然消失了一样，没有了她的消息。柯平才发现，对于娜

娜，除了她的声音和名字，其余的一切，他都不知道。

　　他渐渐的有些心神不定起来。每天下班的时候，他都要在办公室里磨蹭好

久。但是，娜娜始终都没有再打电话来。

　　就在柯平快要绝望的时候，电话终于又响了。

　　柯平望着那电话，一时竟不敢去接。

　　“喂，是柯平吗？”

　　一刹那，柯平发现自己竟然发不出声音。

　　“柯平，你相不相信，我就在你们电台的门外？”照例是轻轻的一声笑，千

言万语般地在电话那头。

　　柯平一言不发地挂了电话，就往外走。下了楼，他几乎是跑着出了大门。

　　“柯平。”

　　柯平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看见路灯下有个穿着黑色长裙的女子，正望着

他。她是背着灯光的，看不清容面，只见到她一头长长的卷发，微微地拂动着。

　　他有点迟疑地走过去，在她面前站定了。

　　“娜娜？”他试探着喊。

　　那女子微一扬头，柯平便看清了她带着疲倦的美丽。

　　“这些天，你的节目做得真是不好。”她轻轻地说，责备地看着他。

　　柯平说不出话来。他只是看着面前的这个陌生的美丽女子，对于她，只有名

字和声音是柯平所知晓的。但是柯平伸出手去，将她揽进了怀中。

　　她带着柯平去了一间小酒吧。柯平没看清是什么名字就进来了。木门一开，

就听得一阵如泣如诉的排箫迎面而来。

　　酒吧很小，却也有楼上楼下，全木质的装修，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盛着蜡烛

的酒杯。人不少，却安静，都是情侣，低声细语地交谈着。

　　她带他上了楼，在角落坐下，立即有服务员来点上蜡烛，端来两杯咖啡，又

送来了一个烟缸。

　　“夜了，小孩子不该喝酒。”娜娜低声笑着说，柯平看着她，烛光里，她的

脸是美丽的，然而是不很年轻的。

　　“这间酒吧，是我开的，怎么样？”娜娜从包里拿出烟来，就着烛火点上了。

　　柯平仍然是看着她。是的，这是和他想象中的一样的，微卷的长发，不很年

轻的美丽的脸在烟雾中隐约着，唇边是若有若无的笑。

　　那一夜，回到租来的小屋里，已经是凌晨三点了。柯平进了门就倒在床上，

立刻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已经快中午了，柯平想起昨晚的事，不知道是不是个梦，只记

得烟雾后娜娜水一样的眼睛，脉脉地望着他。

　　这样想着的时候，腰间的传呼响起来。柯平这才发现自己连衣服都没换。

　　他先去门口的公用电话回传呼。

　　“喂，柯平？睡够了？”电话那头轻轻的笑。

　　原来是昨晚是真的。柯平竟有一丝欣喜，却并不能分辩这喜从何来。“娜娜？

你好吗？”说出来的象是傻话，引得电话那头的轻笑更甚。

　　柯平渐渐知道娜娜的种种。她有个比她年长十岁的丈夫，生意做得很大，常

年在外地奔波。娜娜一个人在这里太无聊，便开了一间酒吧，权当是解闷。

　　“没有人会相信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她轻轻地笑着，“一天始，我也不

相信。”柯平听着这话，心头一阵狂跳。但是娜娜没有再说下去。柯平有不知名

的淡淡的失望。

　　柯平和小羽常去玻璃居。天气冷起来，他们开始喝热茶。小羽爱点一种玫瑰

花茶，泡在玻璃壶里，是艳丽的红色。

除了和娜娜的交往，柯平在小羽面前没有任何秘密。但这个秘密对柯平太沉

重了，他被这秘密压着，喘不过气来。他在小羽面前精心地表演着。忽然之间，

他就想起了小羽的那只透明小包，想起小羽是如何精心地将各种物品摆放在包

里，摆成最自然的样子。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只小包，呈现给小羽她想看的样子。

只有在娜娜面前，他是放松的。娜娜洞悉一切。

　　有一次柯平对娜娜说起玻璃居。他们坐在娜娜的小酒吧里，在昏暗的烛光里

听萨克斯。

　　柯平说哪天要请娜娜去玻璃居。他告诉娜娜玻璃居是怎样可爱的一个地方。

　　娜娜静静地听着。等柯平说完了她才轻轻地笑起来。

　　“不。亲爱的小弟弟，”她说，“那地方不是属于我的，那个地方是属于你

和小羽的。因为你们是明亮的，快乐的。你们可以坐在窗边看别人也被别人看着。

而我，我是属于这里的，这里。”她环顾着四周的幽暗。“这里对我来说才是最

安全的地方。我喜欢这里。”她望着柯平，自我解嘲地笑着。“我老了，老得不

能再和别人抢男朋友了。”

　　柯平无语。他伸出手去，娜娜的手冰凉而柔软。

　　冬天到了。

柯平打电话给娜娜。

“小羽的父母希望我们春天结婚。”他说。

　　娜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好啊，恭喜。”她淡淡的说。

　　柯平的心沉下去，仿佛坠到地面，觉着了痛。

　　娜娜约他在酒吧门口见面，说有东西给他。柯平赶到时，娜娜还没到，酒吧

的门关着，柯平看到门上酒吧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夜。

　　阳光下的娜娜依然穿着黑色的大衣，柯平发现，娜娜其实是自己让自己变得

不年轻的。她仿佛一点都不留恋青春似的，将年轻拒之门外。

　　他们在街上走着。

　　路过一家婚纱影楼时，娜娜止住了步子，看橱窗里的婚纱照。那组照片拍得

十分精致，照片里的男女幸福地冲他们笑着。

　　娜娜忽然转过头来跟他说：“柯平，陪我拍一次婚纱照。”

　　从化妆间出来的娜娜穿着洁白的婚纱，长长的卷发上扣着一只白色的花环，

脸上带着含羞的笑，水汪汪地看着他。

　　柯平有一时的错觉，仿佛娜娜真是他的新娘。他慢慢走过去，伸出了手。娜

娜将手伸进了他的臂弯，依然是轻轻的笑着说：“好英俊的新郎啊。”

　　柯平也轻轻地说：“好漂亮的新娘啊。”

　　旁边仿佛有人喝起采来。

　　他们在摄影师的要求下摆出各种姿式来。柯平象是一个渐渐进入了角色的演

员，在别人的故事演自己的感觉。他温柔地看着怀抱中的娜娜，渐渐相信一切都

是真的。

　　可是终于灯光都灭了。他听到有人说：“今天拍的照片一定张张都精彩！”

　　他站在那里，所有的事情一点点都想起来了。原来，只是一次演出而已。

　　离开摄影店，他们沉默地走着。冬天的午后有令人心碎的阳光。

　　不知不觉间，柯平发现他们已经走到玻璃居门口。

　　娜娜温柔地看着柯平，说：“你喜欢这里，就在这里坐坐吧。”

柯平无言地进去，在角落里坐下。

“你不是喜欢坐在窗前的吗？”娜娜跟着他走过去，“这间店最好的位置就

是窗前的那张了。”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不喜欢吗？”柯平忽然生气地反问。

“因为，这间店是我开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设计的。”娜娜背对着窗坐

着，安静地说，脸上看不出一丝的悲喜。“而我要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那两个位

置。柯平，那两个位置不会再给别人坐了，它们是你和小羽的。”

柯平震惊地望着娜娜，有一刻地不能思想。

“很奇怪是吗？”娜娜环视着四周，“自从装修好，我就没有再来过。这里

太明亮，太灿烂了……这是我梦想的地方，但是，不属于我的生活……不过反正

我也要走了。你看，本来是我想打电话给你告诉你这事的。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了。

就算是我的告别礼物吧，不是结婚礼物。我是不会送给你结婚礼物的。”她的声

音渐渐的低下去，终于无声的笑了。

不知名的钢琴曲，叮咚地在空气中流转，无止无尽。

玻璃居现在是这个城市里的一个话题了。因为它最好的位置总是空着的，但

没有人能坐。

“已经有人预定了。”笑容可掬的服务员这样告诉客人。

只有那桌上的花，是天天换的，永远最新鲜的玫瑰，隔着玻璃，在无数目光

中娇艳欲滴的开放着。